

逝水

作者：愛吃咖哩的貓

1 你說夜晚的河，好美。

你說夜晚的河，好美。

我卻不自禁想起你哭的樣子，眼淚夾雜濕潤的水痕在臉頰上，左手還攢著一團衛生紙，右手再抽出一張，抹在臉上。那天夜晚，你只是哭，只會哭。你說害怕，我問害怕什麼你卻答不上來，像詢問受盡委屈的小孩。搖頭、哽咽，再搖頭。

你說我好過分，盡想些不重要的事情，細節還記得那麼清楚，我辯解有時回憶並非意願控制的，某些記憶或情緒像夜晚來襲，稍不注意就置身黑暗。

你撇過頭讓四周陷入了安靜，安靜有好幾種。有些安靜讓人感到安心，有些安靜稱之為死寂。我們的安靜介於兩者之間，呼吸都能夠感受到壓迫感，但我想沒有人想打破這份安靜，像是夜晚的河流已經分不清楚流動的方向，河面如鏡，一方面希望永遠看著它靜止永恆不變，卻又想丟一顆小石頭，讓濺起的漣漪隨著水流擴散成橢圓形，而後紋路漸漸變淺，最終消失。

你看向其中一邊。我說，河流的盡頭是水的家鄉，海，在好遠好遠的地方。

2 遠嗎？.....

遠嗎？

我說對呀，你卻告訴我那一點都不遠，說著又要哭了。你說，我只知道物理上的距離，你跟我相隔一公尺，因此我們就是一公尺。你看著我的眼睛，我沒有觀察過快要哭的眼睛。因為害怕受傷，也還怕受傷時你的眼裡是我，我選擇讓過那塊模糊，去看你的額頭。

你說我跟他一樣，都不是什麼好東西。他是誰？你說，他說過很多好聽的話，像河邊數不完的模糊的光點，總在夜裡閃耀，事實卻是，只要丟一顆石頭那些幻影就模糊了，而且永遠摸不著。所有都是虛假卻美麗的。

他只想到自己，壞笑多半不懷好意，有時眼神簡直要將你看透，靈魂變得全身赤裸那種看透，但你不確定該怎麼去解讀，明明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感情是感受加上權衡，卻無法控制去感受他的一切，即使是隻字片語。你的感受潰堤了，壓過理性權衡，開始質疑愛，與被愛。

你說他的家鄉才是真正的遠，在好幾個山脈，甚至再隔幾顆星星的距離，重點是，再也到不了。他的家鄉有湖泊，晚上可以在湖邊數星星。有一次，他同你前往湖泊，一輛老爺車穿越平原、望見大海、投入群山。黃昏在殞落，影子在移動的公路上拉的好長。

湖泊旁邊你們共同搭起一頂帳篷，小火在木柴上延綿，嘩嘩聲微弱如呼吸，讓夜晚的湖有些血色。他哼唱起當地民謠，你幾乎聽不懂，但還是隨著節奏幫忙打拍子。他說，剛才哼唱的句子，中文是：姑娘呀，為什麼會那麼可愛，莫非是想讓我度過思念的夜晚。

他說月光灑在你臉上，真的很可愛。

真的很像周杰倫<星晴>歌詞所寫的那樣喔，背對背默默許下心願，看遠方的星如果聽得見。你說，當你們相互倚靠的瞬間，不在思考關於家這件事，有他的地方就好。那天世界真的好大，軀體的輪廓漸漸靠近，世界卻也好小，你想不到還有其他地方。

湖面、螢火與月亮，像極古老神秘民族遊蕩到水邊的傳說，夜光迷茫，你開始懷疑自己其實是被冥冥之中招喚來的，他卻對一切習以為常。他說要帶你去看看森林，本來不想，但敖不過他的央求，他的眼神像湖面，似乎只有你。

湖泊被森林圍繞，雖非伸手不見五指，朦朧下卻只能感受到物體的輪廓，你可以聽見夜鶯鳴叫，每隔三四秒鳴叫一次。在森林裡走的很慢，怕被小石頭絆倒，他牽著你的手，速度卻也慢了下來。

這裡的空氣與都市不同，空氣被月光沾染過，還有些濕潤，泥土呈現半鬆軟狀態，可以分辨腳下踩到樹枝還是葉片，那是純粹只有觸覺、聽覺的世界，你突然好想回到湖邊，去看看月亮，但內心又有一股原始的好奇心，驅動感官與軀體，繼續往深處走去。

你看見遠處有微光透進森林，可能是一片小空地，在黑暗森林中撕開的一道口，月光就從那邊無忌憚的瀉下。但這一切都只是想像，他突然轉身停下，你感受到他厚實的身軀。身軀將微光輕輕掩了起來。

你可以感受到氣息與體溫的靠近，黑暗中鼻息吐在臉上，他的手開始不安分，經過無關痛癢的掙扎後徹底交給他。你沒有觀察過男人的軀體，黑暗中你只能以觸覺感受形體、角度，心裡卻感到更惶恐，像是闖進黑森林的小麋鹿。他溫柔對待，讓空間裡只剩餘純粹的體溫，還有你們急促的呼吸聲，你感受到身體的界線在消融，消融於無止盡的黑暗，偶爾又感到清晰無比。夜鶯仍在盤旋，每隔三四秒發出清亮的鳴叫。你不知道這到底是對還是錯，在他停止的那一刻徹底哭了出來。

他見你哭，輕輕吻了一下，但也僅此而已。整理好衣容將你帶出了森林，回程你不斷回首被撕開的那一道口，月光無情進入那一條縫，給了你希望，卻強烈對比著感受到的，森林的暗潮。你懷疑這是一場原始的交易行為，卻沒有堅持，忘了堅持。你將石頭丟進湖裡，他認真烤著一條魚，還問你要不要，卻沒有發現月亮在湖面早已碎成千萬片。

4 你說，男人都一個樣，說罷又把小石子丟進河裡，濺起漣漪，弄糊了倒影。.....

你說，男人都一個樣，說罷又把小石子丟進河裡，濺起漣漪，弄糊了倒影。我沒有問結局，很多故事不了了之就是一種結局。你問，我怎麼又不說話，隨意說些什麼都好。

我說對於愛沒有想法，如果，愛看的是結果，只有過程的愛算是愛嗎？單方面的愛仍是愛嗎？只有感覺的愛可以稱之愛嗎？

你說不想談這些，只想聽故事，欣喜若狂的故事、悲情催淚的故事。我們於是走上橋，凌空於寬敞河流之上，四下無人煙。你的手軸抵住欄杆，側臉過來看我。晚風撥亂你的頭髮，橋上的暖橘色燈光錯落在臉頰。

好想抱抱你，只是單純抱抱。

渣男。

我說好多故事都忘了，回憶神奇之處在於，某些該清晰的過往，像是喚不醒的星塵愈發黯淡，有些該模糊的，卻仍稜角分明。

但依舊記得看海的日子，那些日子裡，沒有女孩出現在生命的轉角，沒有刻骨銘心的生活經歷，只有一片海隻身一人，僅此而已。

海的家鄉距離城鎮約三、四公里，從小城的中心沿著舊街道騎行單車，十幾分鐘能夠到達。舊街道與海似乎有親密的血脈，竹棚曝曬魚乾的、關於海洋的腥味，常在夏日熱氣氤氳之中瀰漫。居民各異，但竹棚大都置於庭院，圍籬在建築後方不大的空間圍出土地，竹竿插於軟土之上架起其餘結構，土地則用以種植地瓜葉等植物。關於陸地平原的，海洋的氣息交雜相匯。

若小城是過度，為陸地走向海洋的記憶，那更往沙灘的方向便是關於海的一切。小城的邊陲是稀疏田野與植株，田野更過去將看到一畝畝的魚塢，魚塢是陸地上的海洋，已經能夠清晰聞到獨特的氣息。如果嗅覺被比喻為味覺，或許便是鹹味。

魚塢的盡頭能看見防風林，樹木緊緊挨著彼此，築起視野屏障，屏障後是海洋，海洋後是，誰也不知道的地方。沙灘勻稱，從視野中間展開到左右各一個海灣的長度。由防風林中最高那一棵右手邊數來的第四株木麻黃，有個突出且平坦的巨石，平時喜歡坐在上面看海景，浪潮聲與海風吹拂林木的窸窣聲時而錯落時而交疊。喜歡花整個下午的時間思考生活的一切，一切都好慢，慢到像是潛入某個洋底的深淵，浪花與搖動的樹影都從感官知覺中褪去，只剩下我。

由於沙灘偏僻，此處少有遊客。但偶爾能預見神奇的人類。其中一個生物學家非常特別，初來乍到時在沙灘上走走停停，四處巡視鬆軟的沙土似乎在尋找某種痕跡。搭話後他遂坐上巨岩休息，他說原先只是將小城做為中繼站，原本要前往另一處沙灘，沒想到小城居民透漏此處還有鄰近的海岸，因此前往透風。他研究寄居蟹，剛才其實在尋找他們的蹤跡，但看起來不明顯。因為環境的衰退、山林植株的砍伐，海岸流失的同時，寄居蟹的命運也與人類的惡行緊緊繫在一起。

6 人類或許也像寄居蟹喔，把自己保護在堅硬的外殼底下。在陸地與海洋間來回探尋.....

人類或許也像寄居蟹喔，把自己保護在堅硬的外殼底下。在陸地與海洋間來回探尋，周而復始的潮汐與生活。

他打開相機，分享他走過的沙灘、潮間帶，沙灘上所見的寄居蟹主要是陸生寄居蟹，數量極少，水生寄居蟹占大多數，主要棲於礁岩淺水。目前全世界所發現的寄居蟹也約莫僅有1100種，是稀有動物。不過人類對於稀有動物並沒有過多的關心，說罷便翻出寄居蟹以塑膠瓶蓋為外殼的照片，突然有種莫名的衝擊，對蜷縮在塑膠蓋內的生命感到悲哀。

我跟生物學家在某個海風停止的時刻分離，夏天的燥熱在空氣裡鼓動，他朝沙灘的另外一邊越走越遠，渺小到與遠處的浪花交疊在一起，好像我們注定走向不同的生命角落那樣。

我說，沒有了，平靜的日子沒有過多的激情，事情也就大致如此。你回答肯定還有有趣的部份，不過我還沒想到。我說，這太無聊，你看著遠方閃爍的倒影說還好。

我又想起你提起的森林，像是原始世界傳喚的記憶。夜色之中，我指著一邊，或許這條河的起源是你的森林，那個幽密的湖泊，在好幾個山脈之外、彎曲的世界中幾經反轉流淌到我們的腳下，而懸空十數公尺的河面，又將奔向更寬廣的平原，由平原走向陸地的邊拓，最終是海的家鄉。

我說你的眼睛像河面，你側過頭看著我，又罵我是渣男。

CONTACT US | mingzhu112team@gmail.com

